



民国通俗小说典藏文库·冯玉奇卷

水性杨花·闺中鹄影

冯玉奇◎著

民國通俗小說典藏文庫·馮玉奇卷
 小說典藏文庫·民國通俗小說
 典藏文庫·民國通俗小說



中国文史出版社



民国通俗小说典藏文库·冯玉奇卷

水性杨花·闺中鹄影

冯玉奇◎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水性杨花·闺中鹄影 / 冯玉奇著. — 北京 : 中国
文史出版社, 2018. 3

(民国通俗小说典藏文库·冯玉奇卷)

ISBN 978 - 7 - 5205 - 0005 - 0

I. ①水… II. ①冯… III. ①长篇小说 - 小说集 - 中
国 - 现代 IV. ①I24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08293 号

点 校: 清寒树 旷 野
责任编辑: 牟国煜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chinawenshi.net>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 -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 - 66192703

印 装: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20 × 1020 1/16

印 张: 15.25 字数: 193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5.00 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目 录

水性杨花

第一回	两性的情爱是多么神秘	3
第二回	月老红丝把他们连系了	23
第三回	伤心和喜悦一齐涌上心头	41
第四回	怀春的姑娘生了春天的病	61
第五回	一个出卖儿子的妇人多狠毒	82
第六回	水性杨花又转移了爱的目标	101

闺中鹄影

第一回	春雨连绵 坐对孤灯泣黄昏	121
第二回	鸳鸯同遭劫 真是一对可怜虫	134
第三回	蛇蝎行为 最毒淫妇心	149
第四回	生离死别恨悠悠	162
第五回	贞节女绝处又逢生	177

第六回	诛恶警世人侠义可钦	188
第七回	万恶淫为首荡妇下场	199
第八回	感君双泪垂唯期来生	208
附 录	从鸳鸯蝴蝶派谈到冯玉奇小说	裴效维 219

水性杨花

第一回

两性的情爱是多么神秘

春天的早晨，太阳刚从地平线上升起来，像血球似的通红，把蔚蓝的天空反映起五彩的云，真是分外美丽。这是七里溪附近的一个桃花村，村中的茅屋都呈现了朱古力的颜色，四周田野间满种植盛放的桃花，其间还隔植着一株一株的垂柳，在和暖的春风吹荡中，柳丝飘起来婀娜的舞姿，好像二八佳人在情郎的面前卖弄着风流的样子。雄鸡在引吭高啼，似乎在催逼村中人可以早起工作的意思，小鸟儿在枝头上吱吱喳喳地叫，它倒有些像信徒们在神像面前做着祷告的神气。太阳慢慢地升到天空中了，照临着整个的桃花村，是格外显得灿烂了。

王老实今年五十多岁了，但乡村里的老年人精神比都会里的小伙子还要好得多。他每天早晨六点钟就起身，先到院子里来呼吸空气，然后洗了一个冷水面，吸了一筒旱烟，在他旱烟吸完之后，就可以见到他的外甥女徐芳卿笑盈盈地走出来，招呼他到屋子里吃早饭去。今天当然是不会例外，王老实站在院子里，口中衔了旱烟管，抬头望着天空正在出神的当儿，那个芳卿姑娘窈窕的身子便在门框子里闪了出来。她只有跨出一只脚来，半个身子还在屋子里面，就招了招手，含笑叫道：

“舅父，早饭弄舒齐了，你进来吃吧。”

“哦哦哦，我马上来。”

王老实回头连声地应着，他把手中拿着的旱烟管在地上敲了敲，把烟斗子里的烟灰敲去了后，方才步入屋子内来。这屋子是个客堂的陈设，正中也悬挂了对联和画轴，不过已经是破旧不堪，那山水人物和字已经模糊不清楚，假使是个名家的手笔，倒可以算是古董了。但可惜下款的姓名已经撕掉了，纵然是好手笔，也只落得是个无名氏的作品了。两旁也摆设了茶几、椅子，下首一张小方桌。这时桌子上已放了三碗下饭的小菜，王老实移了竹椅子坐下，只见芳卿由厨下端着盘子出来，盘内两副碗筷，一锅稀饭。芳卿盛了稀饭，自己也在下首坐了，秋波水盈盈地瞞了老实一眼，掀着笑窝，低低地说道：

“舅父，今天我贪了睡，起得迟了，累你一定等得肚子饿了吧？”

“没有没有，你今天也起得不算迟，我倒没有饿什么，其实年轻的人，血气旺，难怪要睡不畅的，比不了我，年老血衰，夜里几遍咳嗽之后，便再也睡不着。单等鸡一啼，我就非起身不可了。”

王老实一面说着话，一面把筷子划着饭粒向口里送。他望着芳卿的粉脸，忽然又微微地叹了一口气。芳卿觉得不解似的，眼珠一转，问道：

“舅父，你为什么叹气呢？”

“我在想着，自从你舅母死了之后，我这一份家务倒也全亏你给我照料呢。要没有你给我做伴的话，那我这一个孤老头不是更凄凉得可怜了吗？”

“可是我没有舅父母抚养成人的话，我此刻也许早已流落街头做乞丐了呢。所以我给舅父料理家务，那是应该的事情。说句亲热点儿的比方，我是舅父的女儿一样，舅父也是我唯一亲爱的爸爸，舅父，你愿意有我这么一个淘气的女儿吗？”

芳卿是个很会说话的姑娘，她要博得舅父老人家的欢喜，所以显出妩媚的意态，笑盈盈地说得特别动听悦耳。王老实拉开了瘪嘴，由不得呵呵地大笑起来，过了一会儿，也俏皮地说道：

“自己养的女儿，也许还没有像你那么孝顺，我当然愿意把你认作女儿看待，但是你的心中，恐怕未必真愿意做我女儿吧？”

“嗯，舅父，你这话太冤枉了我，我如何没有真心呢？”

“我倒不冤枉你，你口里不是还只管叫着我舅父吗？”

王老实见她撒娇的神态很令人可爱，这就一面说，一面又笑起来。芳卿听了，这才猛可理会了，于是连声“哦哦”地说道：

“爸爸，你不要生气，你不要生气，从今以后，我就叫您好爸爸。”

“哈哈，那么我就叫你好女儿。”

“爸爸，你再添一碗稀饭好吗？”

“本来我吃不下了，但我心中一欢喜，胃口便开了，我就再添半碗吧。”

一个才十八岁的姑娘，处处举动脱不了有些天真的成分。王老实心中非常高兴，居然连他胃口也会增强了。芳卿很欢喜地给他盛了饭，笑道：

“爸爸，我以后一定常常跟你说笑话，使你可以多吃几碗饭，这不是比吃补品更要好得多了吗？”

“所以啰，俗语说得好，‘嘻嘻哈哈活了命，气气恼恼成了病’，常常说些笑话，也可以延年益寿的。只不过你也不能一辈子伴在我的身边，我想最多也不过两三年罢了。”

芳卿听舅父说到后面，神情大有凄凉之色，一时倒不禁为之愕然，显出奇怪的样子，急急地问道：

“爸爸，我听不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为什么我最多只能陪伴你两三年呢？这是什么道理？”

“嘻嘻，女孩儿家年纪大了，难道不预备嫁人了吗？”

王老实见她没有理会到这一层，一时忍不住嘻嘻地笑了。芳卿这才明白了，雪白的粉颊上立刻飞上了两朵桃花，娇羞欲绝地“嗯”了一声，赧赧然说道：

“爸爸，你放心，我不会嫁人的。”

“别说孩子话了，哪个姑娘不嫁人呢？看隔壁的凤姑娘今年才十七岁哩，上个月有人做了媒，前天不是就嫁过去了吗？何况你已经十八岁的了，所以我心里倒也代你很着急。”

“爸爸，你这话真有趣，我自己不急，倒叫你着急，那不是应着了皇帝不急急杀太监了吗？”

芳卿显出顽皮的样子，逗了他一瞥媚眼，忍不住哧哧地笑了。王老实吃完了稀饭，取了旱烟管，装着烟末子，划了火又吸着，说道：

“孩子，你不懂，我心里着急有两个原因：第一，你年纪一年一年大了，假使二十岁一过，要配个头婚，那就很不容易。倘然给你配填房，没有小孩子倒也罢了，万一有了三男两女，那你自己也像是个孩子那么的姑娘，一进门就要做起娘来，我想你一定做不出。况且做填房真难，对待前妻的孩子，真是重不得轻不得，假使不管教吧，总说晚娘没有爱护之心；假使做做规矩教训教训吧，倒说究竟不是自己养的，所以虐待别人的儿女了。你想，这个人不是不容易做吗？”

王老实说到这里，顿了一顿，便又连连地吸烟。芳卿对于这些话似乎感不到什么兴趣，所以不声不响地只管低了头吃稀饭，但王老实还继续地说下去道：

“我第二个着急的，就是村中的小伙子一个都不是十全十美的好人才，假使把你阿狗阿猫随随便便地嫁了人，那等于一朵鲜花落在污泥中，我心中也有些舍不得。我的意思，对方小官人至少要有些学问，要五官端正，还要家中有些积蓄，那么你嫁过去之后，才不至于吃苦，而且也不辱没了你这一副好模样儿。但困难的就是这样人才真不容易寻找。”

王老实自言自语地说着，当他回头去看芳卿的时候，谁知芳卿已悄悄地把碗筷收拾到厨下去了。王老实“嘿”了一声，连自己也

笑了。等芳卿拿了抹布来抹桌子的时候，老实望了她一眼，笑道：

“怎么？我说的话你一句都没有听吗？”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那叫我听了也是莫名其妙啊。”

芳卿乌圆眸球一转，却说得相当俏皮。王老实知道女孩儿家怕难为情，遂呵呵地又笑了一阵，他站起身子，拍拍胸前沾着的烟灰，说道：

“芳卿，我该到镇上去一趟了，回来要不要带些什么东西来给你吃吗？”

“我不要吃什么东西，爸爸，你早去早回来吧，免得女儿在家挂念你。”

王老实点头说：

“我知道，你好生看守着家吧。”

他一面说，一面跨步已走出院子外去了。芳卿送着舅父走后，她回到屋子里，拿了活针，坐在屋檐下的太阳里，静静地干着针线。她刚才对于舅父说的话好像当作充耳不闻的样子，但此刻一个人却由不得暗暗地想起心事来了。舅父说我年纪不算小了，其实十八岁的年纪，说大当然不大，因为前村的玲弟姐，到如今二十五岁了，却还没有婆家哩。但是一个姑娘，到了二十岁年纪一过，好像身价会降低了一点儿，因为这个年龄，要想再嫁一个十八九岁的小伙子，那当然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了。比方说我，现在十八岁，嫁个十九岁的少年，那不是很相配的吗？芳卿这样想着，觉得舅父是确实真心爱护我的，否则他如何会这样地关切我呢？于是她脑海里浮上了一个少年的脸蛋儿，他是俊美的，而且又是忠厚的，性情不容说，再温和也没有，好像女孩儿家那么怕难为情，有时候我也比他要老练一些了。我和他从小一块儿长大，彼此感情是很好的。舅父也称赞他是个老实可靠的孩子，不过舅父说他好是好的了，就只是有一点儿可惜，他没有很好的学问。因为他家很苦恼，从小死了爸爸，只剩了他母亲和妹妹两个不会赚钱的女子，因此他只读了两年书，

就天天到七里溪去捕鱼来维持这一家的生活，所以论他的环境是很恶劣。舅父的意思，就只怕我吃苦，所以没有一定要把我配给他做妻子。其实穷苦我倒并不计较，只要有情有义，那就是再苦点儿也不稀奇。常言道：夫妻恩爱，讨饭应该。不要眼痒有钱人家的少爷，他们大都是没有真心的爱，尤其是对我们乡村里的姑娘，他们无非是存了玩弄的意思而已，所以我要么不嫁人，嫁起来非嫁给李小明不可……芳卿一个人想到这里，连自己也忍不住难为情起来，由不得啐了自己一口，暗暗地想道：这妮子真是不怕羞的，想老公竟想昏的了。于是她低了头，又一针上一针下地干着活儿，不料就在这个时候，忽然她的背后伸出两只细皮白肉的纤手来，把她眼睛轻轻地扞住。因为这是冷不防来的举动，所以芳卿倒是吓了一跳，急得“呀”的一声叫起来说道：

“你是谁？你是谁？”

但没有人回答，只有咯咯的一阵笑声，笑得怪清脆的。芳卿对于这笑声很熟悉，一听就知道是李小明的妹妹小娥，这就恨恨地骂道：

“小娥，你这断命促狭鬼，偷偷摸摸的，你是做贼出身的吗？这冷不防的一下子，真把我的灵魂都唬掉了。”

“哎哟，你的胆子这么小，倒变成越剧花旦筱丹桂了。”

李小娥方才把手放下，走到她的面前，还显出怪顽皮的样子，很俏皮地笑盈盈说。芳卿白了她一眼，又笑又骂道：

“你这小丫头黑良心，倒咒骂人起来，筱丹桂在上海已经服毒自杀了，你把我当作筱丹桂，你骂我也死了吗？”

“哎，你弄错了，因为你胆子小，所以我叫你胆小鬼的呀！”

“瞧你，年纪这么小，一张嘴真是油滑，我说你女孩儿家不在家里做做针线，却跑到这儿来唬人，被你妈知道又得挨骂哩！”

“你这人也是没有良心，我好意来跟你做伴儿，谁知你倒教训我了。既然你讨厌我来，我马上就走好了。”

小娥听她这样说，也由不得生了气，鼓着粉脸，别转身子，匆匆向外就走。芳卿一见，倒又急了起来，立刻追了上去，一把拉住了她的手，说道：

“和你说着玩玩，你又认真了。别走，别走，我哪里讨厌你？凭良心说，我倒是很欢迎你来谈谈的。”

“哼！好听白话省省吧，我哥哥来跟你谈谈，你才会欢迎哩！”

芳卿听她说出了这话，倒又抿着嘴儿嘻嘻地笑出声音来了，这就恨恨地又摔脱了她的手，脸上飞过了一阵红晕，娇嗔地道：

“你这人真是待你好不得，对你客气些，你就胡说白道地乱嚼起来。我看你呀，人小心不小，明儿还是早些配个人嫁了吧！”

“芳卿姊姊，我也跟你说着玩玩的，你怎么也认了真呢？可见你跟我一样小心眼儿，别生气，别生气，我向你赔个道理吧。”

小娥见她很快地又坐到椅子上去，气鼓鼓的样子，低了头干活时，表示不理睬自己的意思，这就又笑嘻嘻地挨到她身旁，打躬作揖地赔罪。芳卿忍不住又笑了，便抬头白了她一眼，把旁边一张竹椅移过来，说道：

“马马虎虎饶了你，小姑娘这种话下次少说。你坐下来，我们谈谈正经的吧。”

“你舅父出去了吗？”

小娥点头笑了一笑，一面在她旁边椅子上坐下，一面低低地问。芳卿把手掠了掠被风吹散的云发，向她低低地关照着说道：

“哎，小娥，以后你不要说是我的舅父呀。”

“为什么？”

“因为我跟舅父彼此要显得亲密一点儿，所以从今后，他叫我女儿，我叫他爸爸了。所以你要说是我爸爸，那么舅父听了，心里才高兴哩！”

小娥“哦”了一声，她才明白地笑起来。过了一会儿，她转了转乌圆的眸珠，神秘似的笑道：

“我倒明白你的意思了。”

“你明白什么意思呢？”

“你向舅父拍拍马屁，是不是想叫你舅父早些把你嫁一个丈夫吗？”

芳卿被她这么一说，真是又羞又急，涨红了两颊，恨恨地啐了她一口，把手里拿着的引线向她嘴唇上一扬，嗔道：

“你这小妮子越说越不像话了，我恨不得把引线来缝住你的嘴。”

“哦哦，我下次不敢了，你就再饶我一次吧！”

小娥急得一面笑，一面捧住她的手臂，连连地央求。芳卿遂不再唬她，把手缩回来，笑道：

“你今年几岁了？”

“十六岁，阿拉还是一个小孩子。”

小娥预防她要取笑自己，所以先这样地声明着。芳卿嘤嘤嘴，笑道：

“你虽然还是一个小孩子，但说出话来一点儿也不像小孩子，小孩子懂得什么丈夫妻子呢？可是你自己心里一定先在想，要不要我跟你妈去说说吗？”

“啐！这会子可是你胡说白道了，我可不依你。”

小娥也急了，把身子向芳卿怀里一滚，像孩子那么地闹着不依起来。芳卿一面笑，一面抱着她，说道：

“谁叫你自己先来取笑我，说到自己头上来了，便急得这个样子。小娥，快起来坐正了，当心引线刺痛了你，我不负责任。”

两人扭股糖儿似的说笑了一会儿，不知不觉时已十点钟了。芳卿站起身子，说该做中饭了，回头爸爸就要从镇上回来的。小娥也怕母亲找人，她便回家去了。芳卿在厨房里淘米煮饭，下锅烧菜，一个人正在忙碌着，忽听院子外有人叫道：

“芳卿，芳卿，你在哪儿呀？”

“我在厨房里，你进来吧。”

这叫唤的声音一听就知道是李小明。芳卿的心里也不知道为什么缘故，她就觉得分外高兴，遂提高了嗓子，笑盈盈地回答。随了话声，只见一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背上负了一只渔篓子，匆匆地走进厨房来。芳卿拿了镬铲，回身说道：

“小明哥，你刚从镇上把鱼卖了回来吗？今天生意好吗？”

“这市面真了不得，我到镇上一打听行情，听说米要三十万一担了，百物都涨。人家鱼都要卖一千二百元一两，我想今天我捕了十五斤多的鱼，就便宜些卖掉，一千元一两，不上一个钟头，就全数卖完。可是生意虽好，别的日用品也涨得厉害，一双并不甚好的纱袜，要一万元钱哩！”

李小明带着女性化的口吻很轻柔地告诉着说，一面在袋内摸出一个纸包来，是给她看的意思。芳卿摊摊两手，表示她的手很油腻，不能够看的意思，一面却很感叹地说道：

“这年头儿越弄越糟糕，我记得刚刚胜利的时候，一千元法币好作二十万伪币用，拿了一千元钱出去，东西也有好几样可以买回来。但到了现在，一千元只能买副大饼油条，所以袜子卖一万元一双，我说倒不算贵哩。”

“芳卿，你看这肉色的还好吗？红的颜色我觉得太乡气，因为我见镇上那些漂亮女子都是穿这种颜色的。”

李小明把渔篓子放在地上，他亲自地把纸包透开，取出袜子来给她看。芳卿有些惊奇的神色，瞟了他一眼，问道：

“噢！你男人家买女人的袜子做什么用呀？”

“我买来送给你的。”

芳卿听了，扬着眉毛，自然十二分欢喜，但忽然又摇摇头，表示很肉疼的样子，低低地说道：

“小明哥，你这人真有些蠢，这样贵的东西买来送给我，叫我怎么好意思呢？我不要穿。”

“你刚才说一万元一双袜子不是还便宜吗？怎么一会儿又说贵

了呢？”

李小明有些摸不着头脑的样子，望着她怔怔地问。芳卿笑了笑，逗给他一个媚眼，掀着酒窝，说道：

“我以为是你自己穿的，所以才说不贵的。”

“这话我倒弄不明白了，我自己穿的便不贵了，买给你穿的就贵了，这究竟是什么道理呢？”

李小明益发目定口呆的样子，简直有些莫名其妙。芳卿转了转乌圆眸珠，哧哧地笑道：

“你辛辛苦苦赚来的钱，自己买双袜子穿，这也是应该的事。因为我知道你很做人，恐怕肉疼钱，所以才说不贵的。谁知你买了是送给我的，我怎么无缘无故能接受你这挺贵的礼物？所以我是不要穿的。小明哥，我心领，谢谢，你还是带回去吧。”

“你一定不要穿，那你是嫌这袜子不好了，是不是？”

“不不，小明哥，你这人真会多心，瞧我脚上穿了什么好袜子，我还嫌这双袜子不好，那真是天晓得呢！”

芳卿见他有些不悦的神情，这才含笑连连说了两个“不”字，一面把她脚向上一翘，表示自己并非是这个意思。小明也有些柔媚地说道：

“你不收，你就是瞧不起我；你收了，我心里比什么都高兴。”

“好，我收我收，小明哥，你待我这么好，那叫我如何谢谢你？”

“一双袜子，还用得了谢吗？芳卿，你也太客气了。”

芳卿见他又笑了起来，在一个女人的眼里，也觉得小明是笑得非常好看，一时她那颗处女的芳心也由不得微微地荡漾起来。不料正在这时，忽然闻到一阵焦烘气，芳卿“呀”了一声，急急走到灶下去，把柴火都退了出来。原来两人只管说话，竟把那镬子饭烧焦了。小明见好镬子的菜也在扑扑地作响，遂忙说道：

“芳卿，你快来当心那镬子菜吧，不要把菜也烧焦了，那你舅父要骂你了。”